田間文集

田間文集卷第九

記

抱蜀堂記

左忠毅公初起家時卽有別業曰三都館取君家太沖三都賦題以爲名也館當龍眠山口去城不數里公休沐之暇時時讀書其中至今人往來龍眠經過其地輙指三都館所在徘徊久之始去當忠毅公羅璫禍時座主翰官公困時猶問曰龍眠亦露乎以是此館得留今尉仲子子直爲避兵發向時行吟坐嘯之處悉化爲蓬蒿無有存者仲子痛心於忠毅之魂魄之不忘此

士也日夜謀所以復之力不給則復之僅三之一里中
姚休那先生因其三而一也於是易名蜀厂以蜀於三
都中得一而已其亦有感於今時之爲蜀者乎因有蜀
稱也吾署其堂爲抱蜀堂管子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
修蜀者獨也姚先生因之輾轉以明獨之義其意則勉
左子之讀書宜深入一門以爲獨也故引杜元凱之於
左傳郭景純之於爾雅皆以爲能得其獨者其論甚精
惜其但主讀書之一端而吾以爲古聖賢豪傑之士未
有不得其獨者其於天下事必有人所共然而已獨不
然人所不爲而已所獨爲生死利害之端固不足以惑

之矣莊子曰見獨而後能無古今夫且無古今之是非而又何有於旦暮之生死哉以武王之聖天下皆是之而伯夷斷以爲非至死不易夷誠有獨見其非者非人之所能知亦非人之所能解釋也故曰抱蜀不言抱其獨者固無可言也嗚呼生死之際亦大矣知其死而決志行之而不疑亦不肯自負其獨而已方忠毅公蒙難時太翁年踰八十難將發公心知之慮傷翁心乃時演椒山死非傳奇以嘗翁翁擊節稱善公然後舍然於翁也當是時公已永訣翁矣人固不知翁亦不知唯公自知之所謂抱蜀不言者非耶大學言愼獨之學一則曰

毋自欺再則曰此之謂自慊蓋有不如是而不得慊即謂之自欺者矣子直日讀父書其亦有見於此乎左子曰吾無所用於世然見世之貪富貴而忘先德者吾心鄙之吾志在老於斯堂而已此即子直之獨也昔者武侯高臥南陽抱膝而吟梁父以定三分之業者此獨也姚先生於三分所存之一一而特有取於蜀亦此獨也使忠毅公而在重新是館而以命名其亦必取姚先生之所取也何則共此獨也亦天下忠臣孝子所大共之獨也子直能抱而勿失是爲眞讀父書者矣若惟以讀書深入一一門爲獨恐猶非左子所爲不言之獨也

越巢記

並三都館綠溪而上倚山臨流可半里許故皆土人居忠毅公所旁拓而增置者也而四分之以屬諸子各爲別業季子子厚所受適當溪口爲往來過涉處有事龍眠山者必由此循徑入也舊有老屋數楹竹千竿季子沿竹徑濬溝洫引溪水灌之穿林遶屋而去每暑時列坐其旁放古人流觴曲水爲樂遭寇亂一時離散流寓白門子復以黨禍亡命天隅十餘年始歸重訪故山所爲老屋者僅存遺址但竹伐後重茂耳左子於是別構小屋三間於後山半嶺以課其子㝎其栖托有類於巢

因名爲越巢屬予記之吾聞上古之世巢居而穴處巢父掛瓢樹間風戛之有聲惡而去之疑其巢猶鳥之巢於木也已遊關雒間所見山壁立如削其上往往鑿穴而居下亦有穴以栖牛豕綿之詩曰陶復陶穴復者複也意其複而在上者卽所爲巢也故曰上者爲巢下者爲營窟巢父之所居或卽此類非眞栖樹以爲巢也今左子所居半嶺僅方丈地自下睇之與壁上穴居何以異哉洵可謂之巢矣左子曰吾之巢居非能逃世者也聊存其志焉耳吾往時習博士家言見世之以科舉成名顯榮當世者羨之如登仙焉而今以爲不足羨也乎

生樹聲名別氣類引繩批根以爭天下之是非賢否而今以爲無可爭也誘以名父之子爲當世所獎借未嘗少折節於人今人之以聲色加我者吾受而甘之以爲所應得也故吾居於城見世俗之人聽其言去之惟恐不速雖有先人之敝廬吾若不能以一日容退居吾巢而始曠然其自得也掘竹間穉筍以佐脫粟日一再飽吾子享我以肥甘吾食之不樂也然而世俗之累猶且相逼而來過吾之居者風雨之夕聽其上有讀書聲盥之燈火熒熒必指之曰其在斯旦朝隱樹而窺見有人自城來者延欲引避聞人叩門聲則驚由所居近也故

吾思更求山之深者而栖焉而力不能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居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人固各有所好而左子昔不然而今然者其時爲之乎左子退處旣久爲鄉里小兒所狎侮虐吏又從而魚肉之一惟怡然順受人或以爲巽不知左子乃眞審識時變者也左子家世學易易之道因其時而已時有大過焉有小過焉大過之辭曰君子獨立不懼若忠毅公之抗節以死其有得於大過者乎小過之辭曰君子行過乎恭用過乎儉左子今日之所爲

蓋小過之學也固非決絕流遯者之所能知矣

懷西樓記

吾邑有東西山山之自西來者蛇蜒數百里而盡於吾邑其別而東者奮迅直去以峙於邑之左而兩山數百里之水皆合諸城北更前折而西以廻抱邑治無復東注者同是西山轉似爲邑障水故邑人重之而邑之勝槩多在西山嶽凡在城內居者大都闢牖面西以納爽氣吾友李夏子所居負北郭建小樓其居之左側正望西山題曰懷西樓亦猶夫邑人闢牖面西之樓也夏子曰吾親在西焉吾之居吾祖父挪也吾親以授諸吾而

城西有吾弟子周廬吾親從之居弟少也吾晨昏則有問焉是故西吾親所在也吾望西山曉知吾親與焉西山暮知吾親定焉雨則如覩其愁寂霽則如承其愉悅也四時之間一日之內西山之氣候不齊其所以觸吾懷者亦不一故吾之西向而樓非猶夫人之西向而樓也吾之於西葢未能一時去諸懷也吾嘗讀小雅四牡之詩曰不遑啓處魏風陟岵之篇曰瞻望父兮一則上之人敢諸其懷而言之一則直自言其所懷此皆有不得已於君國之事身羇異地而不獲親其父母故懷之如此其切也若夫居不離閭閻行不出步武視寢問膳

猶膝下也而猶以晨昏有間爲懷焉誠以侍御公行年八十郎晷刻皆人子所宜愛惜承歡不可斯須以少離者蓋孝子孺慕之至情也夫左氏自忠毅公抗節死璫禍而又有侍御公以直聲著聞稱一門忠貞吾於夏子之孝思而知爲其家作忠之本也夫爲人臣一日不忘其君必爲人子一日不忘其親者也或曰侍御之志在西山非北山之謂也見西山而有懷非徒不忘其親亦以不忘其親之所不忘也若是則夏子之懷又非尋常瞻依者之可同日語矣

今年夏予以校刻拙集久寓花谿距韓慕廬學士所居近數過韓子飲其堂西偏之亂軒韓子指其軒屬予為之記予問亂義曰古極字也六朝人稱體中不適曰小極予亦記程曉嘲熱客有曰疲倦向之久甫問君極那是極即倦也韓子胡有取焉韓子曰吾取諸陶元亮之所為鳥倦飛而知還也小雅詩云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夫戾天亦飛之至者矣意必飛之至而後可言倦若元亮居官前後不及七載其仕止於鎮軍參軍以是而倦是猶斥鷃之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翔蓬蒿之間自以為倦云爾易之象小過也有飛鳥之象焉不宜上宜

下爻曰飛鳥以凶豈戒其一勿飛乎吾嘗察於鳥之戾天其始之欲飛而上鳥也既上則勁風舉之翼不自由雖欲下而有不得下者然後知元亮之所謂倦而還者倦於飛非飛而倦也飛至於倦而欲還還固未易言矣韓子通籍以來不十數年而至侍郎學士於是而倦焉其視元亮蓋已不及之非有過之者也然與韓子同時起或更後時爵各不及君而位過者有之人情若不知足而韓子倦焉則亦可謂之倦於飛者矣莊子稱列子御順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返此郎宋儒術子用半之學也陰陽之氣盡於十二大鵬以六月息海

朔之數周於三十列子以旬五日返皆得半也古人稱
棟脊爲極衆屋者至於極則轉身而下上下各半則亦
適得其半之爲極此又一義矣韓子以名軒豈直有
取於元亮歸田之義亦深得於邵子環中之旨乎

遊洞天岩記

出沙縣城西可五里有山曰洞天岩山不高徑逶迤穿
林數折以上巨石或跪或仆出没林内所謂岩者岈然
尋丈而已傍有曲室幽邃人罕到開軒俯瞰大壑怪藤
百餘丈騰空夭矯與千霄竹勢爭䟦峙林以外史溪廻
抱短篷三三兩兩上下可數也沙自插兵以來廬毀田

燕民逃亡盡所在蒼翠一望童然獨此山林石無恙是可以遊矣余以今年仲春訪老友鄧子與因謁邑侯傅君遂仙君載酒遨予及子與爲岩上遊是日天氣晴明風物和暢君從壯士十數人挾弓矢騎馬先出城往來馳射溪濱百姓聚觀如堵君三韓世家子少年偉容觀控縱如神百姓觀者非觀射也君自莅沙甫一年其所以治沙者吾不知惟是向之毀者漸以葺蕪者漸以墾而逃亡者漸以還今城内闤闠大半起炊煙矣而諸方來不善事上官來去百姓皇皇然恐代君者且至一日三四驚於是莘者輟工犁者廢耒還家者中道遲延不

肯進忽見君出皆喜曰吾君久不出今出意氣甚壯殆不去矣朔𣋅騎導入山騶從鼓吹隱映林薄間居人望久之不見始散蓋不知余兩人之爲令客在其後也既至山張具縱飲乎舉觴政坐客皆霑醉日已晡君復前行則觀者益衆已知今日之遊爲賓客也益喜曰君必不去矣去谷豈復來其中有老者尚識乎指謂傍人曰此吾鄉舊李某公也去此二十年矣今乃爲吾君來耶皆歎又指予與曰此鄧公邑賢大夫也吾君所重舊與某公好今同遊甚善乎初不知君之不獲於上者何事聞父老之歎然後知君之所爲與時左也中歎曰不獲

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以今觀之不虐夫民上不可得而獲也君得民如此而又與予及予與迂疎不合時宜者友其不獲於上也不亦宜乎予與顧謂予曰今日之遊雖巖壑不足以壯觀而一時之儁事不可不紀也因退而為記而系以詩

得巳齋記

今夫事非命諸天不可解者孰非得巳之事哉善夫莊子之言曰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巳以養中夫惟不得巳於事而後事之得巳者衆矣雖事事得巳適以成其一事之不得巳也若吾為邑吏葢有不得巳於事者近卜

一宅於北山山據一城之勝籬荻疏野川原在眺又鑿土得石疏石爲沼沼大纔盈尺引泉注焉泉上雜樹竹卉沼朱魚間以荷荇容來坐臥其傍收汗酒塵悠然作濠濮間想而以得巳名其齋客笑曰子既以得巳矣今爲是泉石草卉之僕僕也是亦不可以巳乎則應之曰是非吾之所爲得巳也吾蓋以是而奪夫世之得巳之事也吾移世之穿鑿之巧而以之疏吾石移世之流變之智而以之導吾泉移世之安排之術而以之位置丘壑移世之貪得之私而以之愛樂花竹凡吾之所爲皆人之所不暇爲而人之所爲吾一以吾所爲當之惟不巳

於此乃所以得已於彼也吾惟以是爲得已然後無惡於吾不得已之事也莊生不云乎乘物以遊心謂能游其心者不滯於物亦不離乎物也今生以是爲得已是亦善游其心之說也苟善是心則其於事之所不得已者應焉而不藏也勝焉而不傷也則又何必舍所不得已者以爲事也因爲記其齋併以易之

何紉容十詠樓記

閩上游諸郡固多佳山水順昌一邑適當汀邵兩水合流之處山亦左右夾之以來物之兩而將合者咸負勝爭奇必各盡其所長而始折而歸於一以示兩無所劣

也夫故山水至順而盤礡怪特有異他邑亦其勢然矣邑之人終日樵山而炊擊木而楫未嘗有知其佳者何子劬容於城西作十詠樓以收之而遠近共有之山水遂爲此樓所獨私嗟乎造化以大美公之於人人不能有因而爲人所私者多矣奚第山水哉昔嘗與何子登樓而眺凡雨暘晴晦旋其面目無不可以嘯志舒懷把酒高吟者因語何子曰樓之可詠者不止於十子胡以十詠盡之且子之十詠各有其處至於邑之名勝樓皆見焉子何遺之何子曰吾非不知十者之不足以盡吾樓也然吾私其十自以爲會矣又多乎哉吾所私之十

亦取其境之偶會於吾意者耳非必以吾私者為勝而遺者為劣也凡人之以為必不可遺者而吾遺之人之以為不足私者而吾私之吾益惡夫世之以周旋人事者而周旋山水其取舍之間有世法存焉吾不為也何子之言近於道矣聞何子夙有仙緣其名字皆未生前呂仙所賜今觀其寓意山水類有道氣夫山水與詩文之事非有道固不足以知之

益樂堂雨集記

曹參為齊相迎膠西蓋公自避正堂舍之因師其清淨以相齊而齊國大治吾友龔子雲石治永安於署左築

堂三楹顏曰蓋樂堂意有取於蓋公之清淨而樂之也予以秋七月過訪龔子每飲此堂即雨龔子笑曰惜哉子來之遲也方夏大熯時予不吝牲璧以祈神今每集輙雨則何如以酒酌予也飲酒固可以召雨哉予曰然酒固召雨在易象坎為酒為雨凡六十四卦中言酒者必有坎象焉酒與雨固能以氣相召也需之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不知其飲食燕樂以需雨乎抑雨之有需于飲食燕樂乎夫需之非必有在於飲食燕樂之先者矣需之反對為訟不克訟者需之本也曹參去齊語後相曰第無擾獄市而已及為漢相國日飲

醇酒其治也唯稱府中無事于定國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而民以不寃需訟之義之有合亦可驗矣今龔子之治永安也泊然若寄盡遣其家累歸且一榻蕭然每出聽訟即片言立決獄無繫囚邑以大安顧時時召客飲酒吾不知其與曹相國于廷尉飲何如然若龔子之治訟亦可以飲矣民之歌相國也曰載其清淨民以寧壹其稱定國也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由是言之兩公之以酒雨天下者大矣而霑霈乎哉夫雨與酒與客亦其偶會者耳必可以飲酒然後可以娛客可以娛客然後可以得雨故

日需之事有在於飲食燕樂之先者此之謂也龔子以燕樂名堂豈惟與客樂之與民樂之卽天亦樂之矣

谿默七夕偶集記

辛亥秋七月予與魏子子存訂爲斜塘之遊其主人入城不果去子存曰其訪谿默乎谿默之主人吾爾斐也貧甚不能具饌聞之辭以異日而予兩人舟已及門門閉別院有女郞徐生啓室延客坐久之爾斐亦載酒以來共夕俗傳牛女相會人間兒女爭於此夕穿針號爲乞巧酒閒爾斐曰吾老而益拙不知巧洵可乞乎夫爾斐巧於文而拙於生巧與拙各半者也爾斐登賢書三

十餘年有田有廬差足自給老乃殫力於園亭遂大築於是里人爭笑其拙其尤拙者割園已成之半質諸人以佐未成者疏鑿之費而所割之半久且圯則又思爲質者葺治之不然盡廢而爾斐乃益大磐然則爾斐治生之拙益莫拙於爲此一園矣而園之搆特巧其山向背起伏隱然有紀也其水迴環四達不見其際也其石落落然或臥或蹲在有意無意間也其逕透迤上下不知所出入也其竹森然以蔽雨其樹蓊然以覆水也其亭榭軒閣參差斷續未嘗不臨水而面山也蓋歷經結撰而始成巧則巧矣而所爲拙者乃甘以甚然爾斐引

客看園必前行親爲指點贊歎客默而已以無以益其贊也爾斐殆欲矜其巧以諱其拙乎人生貴適意耳吾適意於吾之所爲巧而世之所爲拙者固不足問也吾嘗爲文矣吾得意之語自爲至巧而或觸時忌招尤遂成大拙然吾終不以彼而易此也造物之位置人甚巧固不容人自爲巧拙於其間爾斐卽不爲園庸詎不窘乎爾斐爲園而窘不勝於不爲園而窘乎吾嘗語爾斐子有文采喜山水年且七十有兒女而無其累得以放意於林泉設更不貧彼造物者必妒子將有以敗之雖爲是園豈能晨往夕返以長有茲園之樂乎爾斐巧於

貧以謝造物之妒巧於爲圃以成其貧凡世之所爲拙者即吾之所爲巧也而猶乞巧耶是日同集者敫煽其長公也詞客張芸城女郎徐月仙芸城度曲月仙行觴盡歡而散予與子存始願不及此亦一時之巧會也

聽雪軒記

陶元亮之咏雪也曰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杜子美亦曰燭斜應更兒舟重覺無聞是雪之爲物不可聽也可聽者霰也非雪也然莊子有云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苟以心聽雖雪亦焉有不可聽乎吾從子扶升以聽雪名其軒則直以無心爲聽亦猶曰聽之而已今夫

時之有冬冬之有雪其德潔清其氣淒冷足以動富人之欣貧而助貧士之憂愁意造物者之所以重困貧士而試其堅忍之性將有以增益其所不能也夫造物既以困我而我不聽焉造物者必以爲不肖而棄之矣扶升家匿不貸以兄弟力學而貧棄大廈僦居廡下環堵蕭然遇風雪擁戶或數日不能出而扶升讀書其中曰吾何怨尤之有哉因以聽雪名其讀書之處使造物者知吾之無所往而不聽也兄子陪祥語我曰扶升且將虛其軒以爲授經之所而聽學者之自至亦猶今之閉戶端居一聽雪之隨風而集窺簾而進者不入於吾室

者吾不強也扶升之聽學者猶之乎其聽雪也夫雪資清以霏乘氣以化斯萬物之最潔清者然而不擇地而集焉風爲之也扶升曰吾聽雪雪又有聽豈惟吾無心雪亦無心吾與雪相聽於無心而已無心之說幾於道矣吾故樂述其意而記之

北山樓記

樅陽漢初爲廬江郡漢縣大令不知其治所在及武帝南巡自尋陽浮江射蛟江中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兆隋末輔公祏屯兵樅陽以策應江東西蓋是時爲江介衝要之地舟航所必經非漢初所稱

樅陽縣也東晉時陶侃嘗爲樅陽令有封鮓寄毋事至今鮓爲樅陽物產則侃所治疑即今樅陽市市有陶公祠古城隍廟居民千餘家賈販騾騎雜處其中予居田間去市僅十里每過其地必迂道山北以避塵囂益厭之至矣戊申冬予子瀍祖殞於盜邑令胡必選諱不報予與力爭反庇盜以仇予而盜益思甘心於予於是田間不可居僦居市爲逃死計明年老友魏子存督學三楚卻予因招之入楚分俸爲買山貲勸令山居而予不敢離市且求市之極喧隘者卜居以圖安枕益令不去而盜愈横也久之得寺巷前賣餅家陳氏弊宅索直百

七十稽入其室幽晤無所覩然前後有樓數楹宅在市南樓皆南向南可見江及江外諸山復以牆壁障之使不得見處泄宅中氣則居積不厚市俗皆然也向北絕無開牖者卽市北負山而居亦不啓北扉市之人蓋務身不見其北有山乎獨從樓後隙窺之其山固頑而童當吾樓之北者石勢參差層折其傍雜樹蓊翳與石色相映帶樹間茅屋高下時聞讀書聲乎喜曰此中固有丘壑遂如其直酬之悉爲更改費倍直焉凡不可見山者仍其舊向爲藏息之所而山之當吾樓者則開北窗以納之於是北山之勝遂爲吾樓所有登吾樓者推窗

而望有絕壁流泉枯樹怪石蘿薜處隱隱似有人居皆恍然坐宋元人圖画中忘其爲市而後市人始知其北有山而居於市者始知有北窗可啓也題曰北山樓由北山得名也北山樓後曰存心閣示不忘子存也樓旣以待客子亦讀書其上春夏之交新綠如染至秋皆成錦樹雨中石上泉奔有聲惟月所見無多雖盛夏亦覺淒清雪之朝上下一白徵見孤鴻淚瀝耳子所著易學詩學兩書大半成於此樓而以衣食之拙時出求諸四方合計居此不滿數年樓不負子子負樓也子少時慨慨有大志頗欲爲陶士行之所爲生非其時患難顚沛

乃竊慕君曾孫靖節先生東里之隱以詩酒終其餘生不意令與造此奪其林泉而驅之市井乎何以為生耶幸有此樓於市井中得少林泉稍足自慰耳梌陽士從吾遊者皆曰先生來北山以不朽使樅陽亦因北山以與聞於世則令以盜虐先生而以先生惠梌陽也此令口碑殆與陶公同千載乎諧言可存因併記之

田間文集卷第九

記

追雅堂記

余子鴻期楚國之學者也今年夏與予同出都車羸馬足疲罷於風沙酷日中旣渡河抵汴已復入洛共處學使者署中并屋而栖終日下簾坐斗室如處炊甑中汗喘無可自遣則相與言志余子言其家去郭不數里有山面長江旁瞰大湖有竹萬竿茅屋三楹往讀書其上蕭森陰寒不知有夏即言之泠然清風生也今歸當葺而居之更別搆一堂以貯今所購書余子向有書千卷

十年前盡燬於火今以次購之又幾百卷矣余子嗜書其天性也生平博聞強記經目過者略能成誦其遊也雖困乏遇書輒收以是客都門三載槖裝爲之蕭然及其行笥篋纍纍駄而從余發而視之其書亦多有不必收者余笑余子之志太侈而嗜太雜也夫道不欲雜故勸余子擇其言尤雅馴者存之餘可損也余子韙余言因以追雅名其堂屬爲之記嗚呼大雅之不作久矣莊子曰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皇荂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俗言之盛也雅言之所以息俗樂之興也雅音之所以亡久矣夫雅

之不勝俗也雅俗之間邪正所由辨焉吾之論文亦以此辨之吾之辨雅俗也不於其辭氣而於其氣韻其爲雅言也不必其文也言之俗者要不失其爲雅其爲俗言也非以謂俗也言之愈文而其俗愈甚是故有不事修飾一意孤行直自攄其所獨見不必盡合於古人也亦不顧人之以古人律我也雖瑕瑜不掩吾必謂之雅若已一無所恃徒取唐宋及近代諸大家之文規模而擬似之惟慮有一字一句之不肖使人得以譏我此非以爲古祇以媚時也若然者於人謂之鄉愿於文謂之時文俗而已矣俗也者合於時之謂也雅則有甚不合

者也以追雅名堂則凡雅俗者皆不可以不辨也吾所謂道不欲雜余子亦因之有槩於中矣

黃檗山居記

今年夏人城姚子耕壹邀遊其新構黃檗山居去城可十五里葢龍眠之奥區也地名黃檗嶺一日剩山峯嶺廻合僅一徑折入纔堪廁足石壁巉巖下臨深磵既至曠焉平衍有田百餘畝大壑奔注溝塍周匝爭滙於山口而出噴礴有聲姚子相其形勢爲梁之沼之亭之於是倚山而樓以奉太夫人板輿游息其中左側最古園有軒豁然設几案書史傍列奇石雜樹花竹吟誦之餘

手自灌刈以娛日也前爲樂耕堂則所以召客飲酒賦詩之所凭闌頫眎蒼崖翠壑爭卷幔而入此山故爲瞿巷方氏變亂以後爲耕壺所有瞿巷固耕壺舅父行也爲人豪舉好事喜賓客近吾鄉少有能及之者至於剏置園林匠心獨妙故當時剩山之勝冠絕龍眠乃以貲公予不自斂設遭遝世變以致衆毀其家傷哉今求剩山遺址故蹟蕪寸不可復見矣太夫人每爲姚子稱述其盛姚子爽然自失者久之間搜得其片石勺泉必表而出之曰此吾舅氏舊物也嗟嗟姚子用心亦已厚矣與中人好壘假山以相誇詡而笑吾鄉園亭之陋乎愿

之曰吾鄉有眞山水何以假爲惟任眞故失諸陋洵不若吳人之工於作僞耳作僞雖工久而必敗吾見更姓之後高臺傾而曲池平向時丘壑之玲瓏問其處無有能識之者矣豈若吾鄉山水雖經喪亂化爲榛墟後有更起而治之者山水固在也彼此位置各不相師而各臻其妙則有眞山水爲之質耳浹漈鄭氏謂禹貢分州必以山川主之蓋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況園亭哉是故卽兹一山前後異宜不恨我不見昔人但恨昔人不及見我豈直人事之能哉惟山水之眞故無所施而不可也眞僞之不敵審矣今吾邑廣文

王君亦吳人也是嘗親見予與吳人爭眞僞之是非者何時要其來遊以信吾言使知吾鄉山水果有眞也

講易叠翠樓記

今夏以抄書之役久於城吳子天況昆仲號其同志諸子邀予講易於其家叠翠樓下諸子皆治舉子業習聞老生講章一旦聽予談圖象卦爻之義皆豁然相悅以解吾說亦不甚遠於老生然而老生能習其說而不能明其故予爲一一指示故諸子聞而喜而予亦深喜吾學之將有傳也惟時盛夏酷暑聚坐横經者十有餘人非樓下虛敞固不足容且予老而易倦非有樓可供

眺望亦無以爲予游目舒懷之地也樓爲吳氏五世祖方伯公建到今百五十年矣往時鑑在授式昭經予過之亞候飲我酒未嘗至樓下後廿年式昭置酒邀同諸老友觴咏其上今又三十餘年矣式昭者天況先府君也既久作古人其先後同時飲酒者無復尚存獨予以七十老叟猶能抗音吐氣爲諸子談四聖人之絶學於玆樓下近四十餘日斯可幸亦可悲也吾每登樓睇望龍眠李伯時之所画山莊遺址髣髴可見近指投子趙州橋在焉是此翁八十行脚過此以得名也其他諸峰層現叠出鬱鬱蒼蒼以環繞於郭外而踴躍於樓之北

齒前者皆不能悉識疊翠其必是洛與吾觀括芝文函
未有不得力於山水者也學道者入山必求其深遊山
水者遠俗之物也俗者敗道之資也與俗日遠自與道
日親道親而後可以讀書而後可以研理不獨爲文已
也俗不能遠則求可以超然曠望之處以遠寄其心雖
迹不離闤闠而心目常存乎山水之間如茲樓者是矣
吳子知茲樓之有益於學也朝斯夕斯以求其所以親
夫道者即四聖人之絕學不難極深研幾文何有於吾
說之區區哉聽講者吳子天況天騆天驥左子時匡尹
士未生孫子幼服益于方平及吾家扶升臥南始未相

要聞而至者李子長康吳子世修也

鄧朴菴識客記

老友鄧朴菴年八十五矣今春自出槖中金付二子命大置酒召里中戚友諸年相若者或年不及平生與交好者次第畢集曰吾齒踰大耋與諸君數相見無幾且及時宴會倘不卽先朝露每歲一舉行可也於是里中盛傳鄧翁識客翁曰吾以言別也且吾與客皆客吾爲此識猶客中別客耳逵哉翁乎夫人未有久客而不歸亦未有久聚而不別者年運而往時時嚴裝以待長發凡同爲客者正如浮萍相値倏忽聚散耳而昧者不自

知其爲客臨將別時戀不肯別其宛轉糾纏非有身世未了之事即爲其子姓顧慮者多也翁律身以正飲人以和八十餘年無所悔於其行有二子才而賢合邑稱孝焉則翁之於身世子姓既無不足矣是故翁之戒裝待發蓋不至今日而始然也裝久不發閒暇無事而乃召客飲酒言別甚矣翁之達也抑造物者固將相之使成是達人也夫造物者固不與人期世之久於客而戀不肯別者必不速之別而慨然召客言別者未必不靳其別而留之使長爲客也近歸新安有山人客廣陵欲歸黃山要人爲文送之文既成帙迄今二十餘年山人

猶在廣陵猶乞文不已翁之與客飲別得毋亦類是乎漢疏廣賜金歸里日令家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斤曰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翁之讌客亦顧槖中金幾何餘日方長恐歲歲舉行即所費大不貲也後將毋更惜之乎翁耳少聵吾以此意大聲誦說之笑而頷焉遂書其說而為之記

金莖樓記

縱陽倚山為市山皆磽然石也不可樹其東一山稍有崖壑之觀雜樹數十株參差與石映帶如画是吾北山

樓窗中物也山頂有臺址傳爲黃山谷讀書臺遠瞰大江平挹江南諸峰之翠臺以北石與土雜樹不植自生每秋後霜凋楓柏丹黃斕然隔岸蒼松鬱鬱逶帶如屏幛松外拔起一峰名金字尖四山廻合中抱大湖土人以爲山之面實在北而市其背也市有易翁者於其側爲建讀書樓以存山谷老人之遺意其樓正對金字尖湖光松色紛然入座窗前一峰正如金莖擢霄漢也因名爲金莖樓緘予記之吾觀世間樂事莫如據山水之勝課子弟讀書區區名利固不足道然而世不乏極園亭山水之樂而終日役役於名利曾未一至其地者亦

有終日坐臥園亭山水中而名利之攀緣未嘗一息去
諸懷也雖課子弟讀書其意祗在子弟富貴以遂其名
利之私則猶是徵逐故智耳山水果足以淡人名利哉
翁既爲是樓而令其子謙從予學易易曰天下何思何
慮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夫其極精義之思慮乃所
以斷憧憧之思慮也且夫世之名利豈憧憧者足以致
之乎憧憧徒自困耳精義既專無心於名利而名利從
之與憧憧所致之名利相去遠矣是故淡於名利者非
謂一切捐棄而不事事也未嘗舍名利之業而不以名
利役其志是則吾之所謂淡也是則易之所謂何思何

慮也吾之所以授易者惟此因書之為記

問西上人住塔院記

天啓末年予年尚幼聞浮山金谷巖前有遊來僧了悟結茅念佛赤脚衣木葉晝夜經行不臥同居僧問西金陵人不知以何時相隨稱師兄弟了悟但誦念佛一切臥起飲食之具皆取諸問西問西奉事惟謹名為道友事之猶弟子之於嚴師也丁卯春博山無異大師掃塔過浮山了悟見大師問其所為曰晝夜彌陀十萬聲師曰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去悟惘然莫對遂禮拜知念佛非了義也乘而參禪久之流寇起吾鄉亂兩人腰包

去不知所之予以今辛卯春度嶺重入閩遡跡邵武村中之寶蓮菴菴主岑伯爲吾里中僧故博山侍者菴後有小塔院傍舍栖一老僧頭白齒豁見予至問知同鄉甚喜岑伯謂予曰此舊同了悟師住浮山問西師也塔即了師藏蛻處了師殁問公以師喪喪之守此塔二十餘年矣因更言問公所以事了師者師西人善嗔怒或觸之呵罵不已至批其頰公唯唯受之師每放參一飯兼數人食飯至或不中師食畢呼公曰來汝嘗公就嘗之即自責曰果不中啖隨改治以進不敢問可否立戶外候師啖盡無一語乃退而喜一日失師意大杖撻之

去輒取其臥具鉢囊盡擲出戶外公避之山下久之意師且飢怒已過乃潛回自語曰下山過某僧與語不覺貪坐久歸遲師飢矣速往炊已忽見其臥具委積階下詈曰誰爲我擲耶擲已乾急收進師終不答一語復相依倚如初岑伯述龍問公潸然出涕曰向後復有誰如師指摘我邪遂大慟因言了師定多慧少嘗飽食上單一坐七日已而曰此生不了矣須翻一觔斗再來不數日示微疾遂化去公募衆建塔而廬其傍塔前一燈晨夕相對二十年未嘗遠離也岡公好吟詩岑伯每阻之不令示予臨別贈予一杖杖端鐫二語曰點詰青峰眼

敲空白石心亦佳句也

虎竇記

距青山一里岡巒迤邐以南忽廻旋若有抱者土人言其中故有菴址廢久矣荆棘蒙籠豺虎伊處樵夫牧豎皆蹢躅不敢深入今年有上人一笠一杖自青山石屋下經其地樂之謂可以把茅栖也里方氏子慨然願斬林樾刈荒穢糾同志築土室茨茅以栖焉予過之門扉缺如編薪爲籬虎常伏屋後離反以爲虎衛予從子詭友名其廬曰虎竇請予記之初予秋上九龍菴有僧爲何生灝誦經予見之曰此非誦經僧也與語叩其源流

所親近者皆大師吾老友也何生因言其操履精嚴性孤僻有大姓肯建精舍以居之不應願樂居茅遂生勸其蓄一行人給薪水亦不聽納以外無長物思獨處萬山虎豹中即風雪擁戶其何以濟乎乃知即青山下卜栖之上人宣堂也今至其處見之方趺草與坐客至自起斧薪汲澗視為中米幾何悉炊以飯客予因問以所聞於何生語曰有之我教中隨緣而已吾非不住精舍也但彼初有其願此既已緣始矣其不能舍現在而待未來吾猶夫人之心也吾所以尋窮山而獨處者將以事吾之事爲有米日一食可也隔日一食可也米盡托

鉢之食可也吾經月食淡亦不以爲苦𨶒一行人不飽則不得其用吾以欲得其用而必營其飽彼以身爲我役我以心爲彼役而吾事輟矣故吾不爲也莊子謂棄世則無累釋氏於人世之境往往舍順而取逆豈惟求無累而已哉吾聖人亦然聖人謂不以道得之富貴不處也不以道得之貧賤不去也嘗疑富貴可以不處至於貧賤烏得而去之由今思之此必可以去之貧賤也以有非道之富貴在去此卽處彼矣而聖人斷然不爲必且就其所惡辭其所欲亦猶釋氏之舍順而取逆務矯拂其情以求其所爲性者是也夫釋氏之學在能了

生死吾人欲惡念盡卽生死亦盡而仁在是矣莊子大宗師極論生死而終以子桑戸之處貧安命甚矣貧之難處也莊子以貧富之關能破卽生死關亦能破矣然後知聖人之言不去不處此破貧富之關也曰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卽破生死之關也雖儒釋異教然極其所以爲佛爲聖人者亦何以異哉吾里諸子多有天資好學問然不知有向上一路今宣堂來而諸子皆樂與周旋諸子卽不必學宣堂之道但學宣堂之所以求其道者以求吾之道則凡游處晏樂之地皆作虎賁念可也

六龍灣看杏花記

今年春困臥田間招陳生官儀見過生報曰適欲赴方有懷社日大龍灣看杏花之約大龍山去樅陽三十里近皖郡山郡之望也石𥑮湖環其下居民依山往迴繞處多以灣名皆以種杏爲業花時爛熳遠近數十里不絕最著者曰杏花村山下有白家灣爲白安石先生故居予少時常就先生問難屢宿其齋皆不值花時先生亦向予夸花時之盛以不得一見爲恨頃得官儀訊意興勃發遂以社前二日過其石舫次日與偕至有懷白鹿莊有懷已先期往深莊與劉超宗再看花夷暮歸言

花正盛但慮有雨耳明日社果雨集贅存堂與諸子限韻各成詩一首明日又雨諸子與閒予堅欲往又明日雨止官儀同予與有懷致士叱蹇行未至深莊望見隔溪田畔有負手獨行者致士識之曰超宗也急呼之止超宗亦望見三人揣知是三方子但不意有老翁同來也騎驢到階始下壁間猶存予甲寅秋過訪舊句屈指又十年矣明日雨住超宗前導為指示某村某家炊煙相接松竹參差杏花掩映其間漸遠則花漸盛而最盛者白家灣一帶也是時雨久花色已殷然猶有初開者居十之三亦有半開者濃淡交互其下菜麥鋪地如綿

益見造物襯貼點染之工過安石先生故居已屬皖城蕭氏向時所宿處門徑全改窗側溪聲久斷矣宅後雜樹茂密花方盛開爲欷歔久之不能去到石塘嘴越小岡望見新柳修竹中往往有垣宇稍壯則所爲杏花村是也自石塘嘴以西益近郡郡幕府將吏二千石以下於花時輙游獵其地因張飲花下惟時宦已過超宗挈壺榼欲就其處飲以此地寬平足容數十席有杏花十數株羅列環繞皆合抱古於他村者居人言他村苦官來車騎雜沓皆斧作薪炭久矣唯此地每設供帳官所熟見不敢去耳文言官來時獵戶先期逐獸匿山谷間

以徇獵射漁家豢養負角首麋尾儀宮來者網以獻今
年幕府公出不及來省覲邑多唯二年石於此邀客游
吏騷騷耳天且雨超宗方赴他招急移具返自家滌雨
至致士曰盍趨雲巢雲巢者昔年超宗曾勸試貿為別
業乎應之稍緩旋為他氏子所得相距甚近冒雨則促
以往主人方置酒召客客阻雨至者少見不速者三人
來頗訝延入門由門內仄徑右轉上雲巢雲巢高下一
石其石自山巔迤相崩壓如獅象牛馬之屬奮迅作勢
以下奔於溪不及溪而止於是為岩為洞為壑有泉下
注隨石漩洑忽見忽隱奔激有聲石斷處架木鋪土以

通往來泉流其下有亭午間屋五楹屋可宿亭可飲也
正飲間闕牆外點背上呼聲漸近則超宗已醉蹤跡吾
遊至此徒痛飲兩出示先超諸子亦從之出超宗誰予
日向不聽予言使此勝地辱於俗子何山之不幸歟有
恨曰非惟山不幸亦予輩之不幸也倘得先生爲雲巢
主予輩往來吟和山必傳吾數人豈不足以千古哉予
笑謝而已既抵深柏有懷百奈日花猶未殘但少艶色
耳前二千石來時花正初放復值晴泊爛如蒸霞今非
其比矣予曰彼立千若遊也今日窮士之遊也並爲穢
毁與衝泥衝寒遊者同花若無情亦各有其宜且予以

少艷色爲花病此正宜吾老人之賞也以白頭翁猥猗
弄老佳人而猶恨其芳時已過者亦不自量甚矣皆大
笑酒闌分韻各成二首因詮次其遊覽之事而爲之記
予之此來本由陳生鼓與予旣得遊生反興盡先歸不
獲與遊天下事不可定類如此

叟亭記

古者天子養國老於上庠有三老五更之名更義無攷
或曰文近於叟殆叟字訛耳或曰更古叟字晉帖嫂作
㛐亦一據也此不足辨大抵叟者長老之稱而近於野
人之流予在都門與諸朝士遊西山同游友作紀遊詩

有贈予一章題曰贈錢叟宗伯龔芝麓公見之大怪叱曰君豈不足當其先生稱哉遂疏之予爲解之曰公何怪叟與先生皆尊稱之詞寧有異哉梁惠王稱孟子曰叟齊宣王稱之曰先生在孟子豈必以齊重於梁孟子於高子謂之叟於宋牼謂之先生亦豈必以宋牼賢於高子哉先生之稱宜朝士叟之稱宜野人吾野人也固宜叟使吾靦然而朝士則亦先生之矣易所謂稱物平施是謙德也而公以爲傲乎既歸遂取以名其亭曰叟亭見者笑曰子高叟乎莊叟乎曰高叟之爲詩也固孟子叟之意有所不足也莊子怪誕無禮法人不以爲叟

亦自叟耳然予所為叟者不在是予居田間久其與酣酢者有二叟焉非釣則樵亭成吾與二叟時時共坐箕踞袒裸其中互相叟焉視今之攝衣廣坐中鞠躬執禮稱先生者其勞佚固有間矣吾寧叟不先生也

西田莊記

吾江上舊廬聚居百餘年矣子姓蕃衍居不能容辛丑久構田間別業於先人墓前纔能容膝戊申冬遇盜喪吾長子遂棄去徙居樅陽市上郲北山棲栖焉久之不樂市居今亦敗盜少衰止思還舊廬食指益繁廬益隘因間別業已舍為僧舍久矣子孫皆有家室男女爭鬭

為久安之計不得已卜築近莊莊在田間之西廢田數畝為之故名為西田莊田本吾王父芹野公手置業也王父同產四人析著時授田獨遠會鄰人程氏有田近在宅右欲售遂厚其直買之田雖無多皆我王父與王母童孺人辛勤蓄積拮据半生以有此土也先府君每言之輒泣承睫下予兄弟以祖業各分數畝府君歿流盜饑饉予流寓白下轉徙閩粵者十餘年歸則田已半歸　唯屬三兄幼安與予者存耳　歿諸子貧不能守間鬻諸他姓予心傷之已復思盡鬻予不可則請歸諸予適方搆北山樓役未畢因輟費以應之併

前所謂數畝益爲贖回此田始仍爲錢氏有今卜築於此欲吾子孫安貧守分恭儉肅和世世保此土無忘吾祖父母之辛勤也吾所望於子孫者讀書課耕而已詩書吾家世業雖極貧不宜輒廢子弟貧而廢書必趨下流勢所至也吾非有世俗之見望汝等讀書以科舉成名圖富貴也但能明白義理通達古今之事勢傳吾之經學以不愧爲田間子孫足矣古者取士於農凡力田者皆髦士也惟工商不爲士類是故出而負耒入而橫經舉孝弟力田以此今寧以負耒爲恥乎今吾之廬闕門卽田其爲耕耨之事甚便也若謂汝等筋力脆弱不

足以勝蓑襫耒耜之勞則牆外種桑百株麻一頃蔬一畦攜鋤而治抱甕而灌本無難爲亦是讀書誦讀之暇亦可以是紓暢其血脉也且勞固可習筋力習之久雖弱者亦強吾見大姓子弟舍讀而耕其力作不減於世農夫也治日少亂日多一遇饑歲惟耕足以自給詩不云乎稼穡是寶力田是好此益於饑饉亂亡時咏也今四方無事及汝輩之世烏可不預爲子孫慮乎至於宅之陰陽向背皆吾所自相山自青山秀峰側出岡巒起伏凡十數折至吾家舊廬而止此則十數折中之一折也要亦回互深秀足以安隱彼形家以爲氣脉不厚水

不廻抱者妄言耳吾本不求富貴也水固西流但須於宅西多植榆柳使行人不見有宅以謝俗議足矣吾爲此宅五年始成心力殫竭汝所知也往吾王父置田時賴王母亟老孺人內助之力居多吾之爲此宅也徐孺人亟勉供億厥勞甚焉後世子孫當具知之

花谿雪記

冬十一月自澄江返港塞舟不得出三日始抵齊門門已閉遂宿城外夜大寒雪盈尺早移舟入城雪甚岸上飄撇一白市無行蹤予冒雪踏凍急走抵花谿則小奴已逃兒子及門人親共執爨煮粥初熟予至正得一飽殊

不覺寒也推窗扉見隔谿林岫皓然山益深板橋石徑斷續隱現與雪相掩映可畫也已登後山亭子眺城外諸山皆遮不見獨見虎丘塔影迷茫耳俯視牆下行人持蓋溯風敵雪以前予髮鬚固白又為風撲雪滿亭來惘一色雪中人數回顧指予笑予亦笑彼此皆在畫圖中則相笑也寒無從得酒但令兒掃雪供茶領陶家風味而已次早韓子慕廬知我回急送酒則雪已止矣生平見下雪先愁其止尤愁是日出融雪時也工部惜花詩云不如醉裏風吹盡可忍醒時雨打稀予於雪亦然即安得雪止即一夜吹盡不令其見晛曰消乎雪消花

謝劇散大是難堪事也憶往昔燕中遇雪下帳擁炕不出出亦無高處可眺望積雪殿軟塵既融淖深數尺或半月淖不可行故在燕見雪下則以爲苦惟碧山草堂地曠軒楹虛敞差與雪宜耳不知此時其中主人獨擁卷看雪耶亦置酒大召客耶抑筆墨勞如應酬雜沓不知外間有雪耶亦念花谿之勝大好亭館讓老翁獨居此時能吟嘯如舊否有酒飲否計所得應遠勝碧山不心如否吾老矣劇氏事畢即返棹江村冏君已乞休不久歸來無期正不知何時聚首此地復[illegible]與促膝把杯指林巒說今日情事也